

超级畅销书《广州教父》作者冯沛祖再次奉献力作

上海三大教父



- 上海三大教父的凶狠世人皆知，三人不同风格搜刮钱财、玩弄女色的超人窍门却一直鲜为人知……
- 本书是迄今为止专门揭示他们七情六欲的佳作

冯沛祖 著



内容提要

民国初建至三十年代，中国军阀混战，豪强纷起，英、法、美、日等列强加紧并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侵略。在时局动荡之际，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崛起了一批游刃于黑白两道的枭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郑子良之流，他们凭借各种手段拉帮结派，抢夺地盘，扩张势力，操纵黄赌毒，称霸上海滩。他们依仗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既当政府官员，又做帮会大哥；既为流氓把头，又是商界大亨。这股强大的青洪帮人马，各个山头帮派之间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大把头操纵手下的徒子徒孙，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网，渗透于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本书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再现当年政治的腐败、时局的混乱、帮会的猖獗；尤以浓墨重彩描述当年社会之光怪陆离，描述青洪帮的崛起与发展，江湖道上，如何诡谲满途；描述黄赌毒黑警匪如何联成一体，为害社会，三教九流人物为了各自的利益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把上海滩搞得乌烟瘴气；此外，还描述了多起震惊当年上海滩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事件之来龙去脉。

杜月笙，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青帮头目、大毒梟、商界大亨，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角。他原来只是一个苦难孤儿，亡命闯荡上海滩，以出众的智算机谋与吃人不吐骨头的手段，打倒一个又一个对手，吞掉一个又一个地盘，一步步走向黑道的顶峰……

全书情节紧张，故事跌宕起伏，行文一波三折，旧上海的社会景况、民俗风情被融入一幕幕诡诈阴谋与刀光血影之中；开卷风云，终卷未休。

目录

引子 鱼龙混杂上海滩

第一章 浦江劫土

“救命！有人抢劫！”两个船夫的头终于从水面浮出来，一齐呼叫，但前面划子上的人似乎谁也没听见，都只顾拼命地划回江岸。

黄浦江水仍在静静地北流，夜色茫茫。

“我和十多个兄弟天寒地冻的潜在黄浦江底翻划子，捞木箱，这是用命来搏的！一袋子银洋踩在自己的脚下，难道不捞上来！嘿嘿，他黄金荣倒好，躲在被窝里玩女人……”

第二章 大闹人和栈

徐福生双眼血红，盯着赢家哈哈大笑着把自己面前的所有筹码全部扫去，咬牙切齿了约半分钟，突然右手一拍赌桌，整个人蹦地弹起来。身体向前一俯，左手一伸，几乎抓住赢家的胸口，右手已五指变拳，同时嘴里不干不净地大骂一声：“触那娘！我叫你……”“笑”字还未出口，突觉肩头被人用力拍了一下，同时一个沉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兄弟，别在这里白相！”

《宋家王朝》对杜月笙有这样的描述：“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这是小时候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假笑模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

第三章 血战土地庙

“哈哈，一鸣哥果然豪爽！不过且慢！口说无凭，在江湖上得有个证据。供案上为你准备好笔墨了。”高丁旺岂是他一句“好说”就骗得过的！只见他右手提刀，左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把短短的匕首来，往供案上一抛，“条款已在这张纸上写好，签上你的大号，盖上指模就是。然后，”手中刀一伸，直指姜一鸣的面门，“你老哥就自断右手三指，从此离开江湖！”

第四章 回龙里结盟

“桃花眼相好的女人有好几个，最要好的是格格克路悦芳院的丁玉兰。还有劳神父路仁寿坊的张三香，她是开私门口的。这妞据说以前不叫张三香，只因她身上有香味，才改了这个名字，大概是为了招生意。”

“她身上真的有香味？”

“哪里有什么香味，其实是在跟人上床前有意在身上扑了香粉！她的皮肤又滑又嫩，倒是真的。”

第五章 肉欲横流

郑子良并没有把握杀得了桃花眼这个有财有势的地头蛇。

……丁玉兰对着郑子良一边抛媚眼，一边解钮扣。最后是全身一丝不挂，往床上倒去，随即摆出个“大”字的姿式。

郑子良走到床边站定，似笑非笑的欣赏了一会，再慢慢动手。

丁玉兰渐渐发出呻吟，由呻吟而怪叫，浑身颤抖着，突然一声尖叫：“唉唷！痛死我啦！先生，求求你，你轻手点。”

郑子良像没听见，又用力抓了几下，让这个丁玉兰再叫了几声，才轻着手抚摸起来：“丁姑娘，听说有个绰号叫桃花眼的常来光顾你，他一般什么时候来啊？”

第六章 三香入局

砒霜！郑子良猛地精神一振，他想起说书人讲《水浒传》，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了武大郎；又想起师父熊长卿说过，砒霜无色无味，剧毒无比，沾口即死。下毒！郑子良兴奋得一下子便从床上坐起来，双眼茫然发直：怎样下？双手抱着脑袋发了一会呆，突然想起了丁玉兰：这个说自己动作粗鲁的粉头说桃花眼喜欢用舌头舔女人，而且舔遍全身，其他妓女都是这么说；霎时又想起前几晚潘阿毛的话：“张三香哪里有什么香味，其实是她在跟人上床前有意在身上扑了香粉！

……

“有钱能使鬼推磨！二姑娘、张三香，我不信你们不上当！”

第七章 美人夺命

一个年约二十的妙龄女子的胴体裸裎出来：肤白如雪，曲线玲珑；该凸处，丰满莹润；该凹处，平缓柔和。衬上那披肩长毛，鹅蛋脸，艳胜桃花；两道柳眉，一双凤目；鼻梁笔直，鼻头圆润而微翘；唇红齿白，犹若玫瑰含雪。真个是天生尤物，凡人见了自是心动，就是成仙成真的见了，难免也会动了凡心。

……

桃花眼进入了神志不清的疯狂状态，也没管张三香身上的香味跟往常有何不同，只管一边又抓又捏，一边把她的全身差不多都舔遍了……突然感觉恶心，喉部如火灼，头炸欲裂、腹部剧痛，情不自禁便发出“呀！”的一声惨叫，同时哇的一口便吐将起来。

第八章 洪门风云

潘阿毛这三两年还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气得眼一瞪，骂一声：“你这头疯牛！”一拳就打过去，哪料对方左手一拨，右拳已闪电般击来，潘阿毛躲闪不及，正中眉心，“呀”的一声怪叫，向后连退两步，幸好被同来的手下一把扶住，才没有倒地。

“滚！”壮汉大喝一声，一步步向前逼来，后面的人也是一个个杀气腾腾的模样，潘阿毛这伙人胆怯了，潘阿毛自己昏昏糊糊，连退几步，一转头：“走！”仓皇而逃，背后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第九章 狭路相逢

“罢了！原谅？没那么容易！”范三把手一挥，同时狠狠地“哼！”了一声。这是预先订好的暗号。

五个打手几乎是应声而入，这时候已是人人手提尺半短刀。同时“啪”的一声关了鸿图厅的门。

傍着范三四个彪形大汉，几乎也是同时扯开上衣，各自拔出斜插在布腰带上的斧头。堵了门，十人对四人；除范三外，一个个手执利刃，眼露凶光。

霎时间，鸿图厅里杀气腾腾。

郑子良眼睛向左右一扫。他明白，现在稍有不慎，就要死无全尸。

第十章 血溅一洞天

那人就打开纸包，马永贞探头过来。就在纸包将要全部打开的一瞬间，那人突然一个转身，手中纸包已直盖到马永贞的脸上。马永贞一贯傲慢自负，根本没想到有人敢暗算他，一下猛醒起来时，已经迟了，纸包内的石灰粉已呛了他一口一鼻，最要命的，是直封了双眼，痛得马永贞一声惨叫，情知不妙，双手随即抄起一条板凳，这时顾忠溪已执短刀在手，猛扑过来，当胸就给他一刀。

马永贞双眼睁不开，人已疯狂，虽然中刀，竟还能操起板凳，凭声音感觉朝顾劈去。顾忠溪万没想到对方仍能反击，躲避不及，正中脑袋，哼也没哼一声，便昏倒地上。这时扮作茶客的马贩已蜂拥扑上，把马永贞围在中间，刀斧齐下……

第十一章 入帮立江湖

香堂之上，来不得半点犹豫讨论。郑四一碗酒递过来，郑子良接过，往供桌上一放，再接过银针，一刺中指，滴血酒中。现在就他一个入帮，没人跟他同喝血酒，于是又扑通一声双膝下跪在供桌前，双手捧碗，昂首目视关帝牌位，高声颂出誓词来：“夫子打坐在云端，弟子下跪在尘埃。上有三十六码头，下有七十二渡口。上凭青天，下凭黄土。弟子郑子良……”誓完，一仰头，咕噜咕噜，一口气把碗血酒喝得干净。再叩三个头。

……

“时到今日真能‘杀灭清朝’的，不是洪门，而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你别想去当什么开国功臣！”

第十二章 色迷讨打

“跟你老兄明说了吧，有个大商家看中了你老婆，只要你老兄愿意把老婆让给他，他愿意出三百两银子！”

“什么？！”张长旺大吃一惊，“谁要抢我老婆？！”

“你老兄怎么说是‘抢’？”赖镜笑嘻嘻，“他是塞钱进你口袋，还要给你逛堂子的自由啊！”

……

范三一言不发，现在瞪着这老头，慢慢踱到他面前来，突然一出手，“啪！”狠狠甩出一记耳光，打得赖镜昏头转向，再听得一声怒吼：“到我这里来抢女人？！他是瞎了眼！你回去告诉郑子良！休得再来搞事！”对着赖镜的瘦屁股踹了一脚，“滚回去！”

第十三章 浴血码头

龙老官领头，后面跟着赵大豹子、六指头阿二及五十来个喽罗，有的提斧头，有的执砍刀，有的拖木棒；有的衣衫褴褛，有的一副帮会打手装束，有的干脆赤膊；吵吵嚷嚷，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向北而来……

刘川一举手中大竹杆，叫道：“龙老官你他妈的来抢码头，坏了江湖道义！我刘川怕你是龟孙！你够胆就放马过……”

“来”字未喊出，站在他左右两边的潘阿毛等人已同发一声吼：“兄弟们，杀过去啊！”手中刀斧棍棒齐举，向龙老官这边就冲杀过来。

……

初夏的阳光照着清末年间上海滩古怪而悲惨的一幕。

第十四章 风云际会

深秋初冬时节，风高气爽，一轮冷月挂在东方夜空，陈其美率一支300人敢死队去进攻清军最后的顽固堡垒制造局。

.....

陈其美仰天大笑：“革命成功，我死何足惜！你杀了我，全上海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我陈其美是为推翻满清而死！我是为主义成仁！哈哈！死得所哉！死得所哉！”脸一板，盯着张楚宝，“而你张楚宝就是千古罪人！况且，你不但要自己死，还要令跟随你的三百侍从也得跟着一齐死！”

第十五章 花烟间

隔壁烟间传出了一个女人的怪叫声，又喘气又呻吟的持续了约有五六分钟，突然就变成了好几声“唉呀唉呀”的尖叫，那女人像在压抑着自己低声求饶：“先生，痛死我啦！您轻点儿……”叫了好一会，接着是一个男人的接连几声大叫，喘粗气儿。过了一会，静下来了。

中年人似乎就没了继续卖弄“见多识广”的兴趣，从袍子里掏出二角银洋来，往烟榻上的小几一放，看一眼他的装烟女：“这是很不文明，很不人道的。”下了榻，穿上皮鞋，一副很正义又颇得意的模样，昂昂然走了。董志瞟一眼他的背影，心里骂一声：“臭文人！”突然想放声大笑，就看到隔壁踉踉跄跄的走出个小青年来，头上的帽压得低低的，嘴里好像在唠唠叨叨的骂：“他妈的！女人！去死啦！……”董志愣了愣，待他几步走近，心中才确定无疑，大叫一声：“烟鬼财！”

第十六章 逆我者亡

陈大鼻从座椅上跳起来：“他妈的这小子敢在我陈任面前欺负人！告诉你我陈任专好打不平！”边说就边冲过去，后面跟着梁源、李中百，一个用手指一个挥拳头，同声大叫：“你这小子想找死！”

全场大乱。有人向这边拥过来看热闹，有的人躲得远远，更有些怕事的，就溜出戏园大门。只有台上那小妾的功夫最到家，还在十二分悲凄的唱，这时正好唱到：“唉呀呀！堂子里的活哪是人过的哟，被那千人压万人骑苦不堪言！”

陈任的大吼则充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豪气。他冲过来一把分开围观的人，向着那正后退缩的男人一伸手就要扑过去，却突然发出“唉呀！”一声惨叫……

第十七章 乘虚而入

易丰已是打得火遮眼，扑上前就要飞起一脚，恰在此时，猛听得门口一声大叫：“打他！”别头一看，只见货栈门口已站了二三十人堵着，个个手中拿着短斧，板刀，凶神恶煞；而烟鬼财正指着自已；一个大汉应声冲自己扑来。易丰与古沙浪一怔，一边摆个架势，一边大叫：“你是谁？！”

郑子良没答话，扑上前就突然出手，快如闪电；易丰正要使一招“猫儿洗脸”挡住，哪知手刚动，就只觉眼前一晃，眉心处便已受了重重一击，“呀！”的一声叫，身体往后便倒……

第十八章 效命黄门

“这是月笙哥的神机妙算。那个小姑娘一走出来，他就要万木林一直跟着她。你返回桂林家后，他把袁珊宝也叫过来；然后四处侦查地形，决定在前面那个拐角处下手。他说小姑

娘从那里走出去，广东桂林也会从那里走回来。果然过了大约一个钟，远远就看到万木林跟在一个人后面走过来，我们就慢慢迎上去，正好在拐角处相遇。万木林从后面突然给他一棍，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月笙哥再用大麻袋一罩，扛起就走出马路，上了预先雇好等在那儿的马车……”

听得圆头福暗抽一口冷气：幸好没跟这个杜瘟神作对，否则被他打晕了绑到法捕房去还不知道！

第十九章 捉贼的大贼

睡到大约三更天，杜月笙突然惊醒，他听到了厨房那边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又像有人在搬弄东西。他悄悄爬起身，轻手轻脚下了床，打算开门探头出去看看，还未拉开门梢，突然听到马祥生低声叫：“月笙哥，不要开门。”

杜月笙暗吃一惊，转回身来，屋里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仍躺在床上的马祥生是什么神情，只得低声问：“祥生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躺下吧。别开灯。”马祥生的语气很平静。

第二十章 心狠手辣

林桂生看定杜月笙，嘴角掀了掀：“现在就让你去办这件事。”说着掏出一支左轮手枪、一把匕首、三十块银洋，慢慢放到八仙桌上，“黄刚柔住浦东张江。这些你拿去，事情看着办。办成了，回来复命；办不成，或者不敢办，你就不必回来了。”顿了顿，又加一句，“不管成与不成，此事天知地知。”

……

黄刚柔急忙钻进来，俯下身帮青年人翻正身，就在翻过来的一刹那，青年人猛然出手，右手中的匕首直入他的左胸，黄刚柔连呀都来不及呀一声，猛然吓呆了的双眼，在死前一瞬只看到青年人阴冷阴冷的笑脸。

第二十一章 恃势霸梨园

杜月笙大步走过来，道：“师娘，阿可以让我跑一趟？”

林桂生怔了怔，心中稍稍一震：“够胆识！”挥挥手，从腰间拔出支左轮来，向前一递，“这个你拿去。要不要找人帮忙？”

“不必。”杜月笙不想别人分功，也不想人多意见杂，边说边走到阿衡身边，问了几句走土的路线，一伸手抽出别在阿衡腰间的匕首，往袖里一揣，然后再一个转身，大步流星走出黄公馆的大门，一副“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第二十二章 智擒劫匪

杜月笙右手左轮一举，直指着车上的青年人：“朋友，你失风了！”

这时候，已是半夜三更，当晚无星无月，只听耳边寒风呼呼，路灯已灭，几无行人。那个黄包车夫听杜月笙这一声喝，又见他手中拿着枪，吓得“妈呀！”一声叫，就愣在了当地，那车把向下一放，几乎把车里那个青年人甩了出来……

第二十三章 初闯上海滩

杜月笙咬牙切齿，向天发誓：“高桥乡人个个看不起我！我发誓，以后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大屋，开祠堂，出人头地！做不到，就再不回这块血地！外婆，您回去吧！”说完一甩手，转身大步而去，留下个老外婆愣在当地，嘶哑着声音哭泣，他没再回

头。

.....

杜月笙突然一个转身，冲到旁边的一间面铺门前，随手一把抄起长条凳——把正坐在凳上吃阳春面的一位中年妇人掀翻地上，双手高举，怒叫着向高个子直冲过来：“我劈死你！”

第二十四章 立足江湖

李阿三心里仍是气，一张开大口就咬掉了半个梨子：“月笙哥，你说以后我们还是这样做生意？”

“不，”杜月笙正手执水果刀表演他的削梨绝技，话说得似乎胸有成竹，“就目前来说，不能这样硬来，何必一下子就搞到要动刀动枪呢？得变个法儿。”

“什么法儿？”

“我想不妨学学水老虫。”

第二十五章 “怪招”迭出

“这位大三盛的老板是想来向黄老板进批货。”杜月笙指了指李可三，仍然一脸微笑，对黄堂道。

“今天不行！”黄堂没好气，“船上的水果全是其他商行订的货。”

“他妈的我偏要进货！”李阿三把手向上一举再一挥，这是向自己身后的人发出信号，也是向十来个正在江边玩水的人发出信号。

上了船的十来个流氓就向前拥，黄堂一把抄起放在船舷上的一根扁担，打横向前一拦，同时怒喝一声：“站住！”船上四个船夫应声拿着扁担从船舱、船尾冲过来……

第二十六章 黑吃黑

众人跟着冲出德兴馆，一望十六铺码头的方向，只见远处正有七八个人向这边狂奔过来，在后面追杀的有二十多人，举着扁担木棍，大叫：“杀呀！打死他！”杜月笙看清楚了，溃败者中跑在最前面的是吊眼阿定，李阿三在押后，正手舞扁担且战且走，而紧追李阿三不放的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被自己偷了两箩筐莱阳梨，同时又损失了十多筐水果的黄堂，还有一个光头佬，挥舞扁担在狂呼大叫。

.....

丁小香见李阿三终于沉沉睡去，便用冷水洗了把脸，打醒精神，悄悄席卷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打成一个小包袱，再溜出门去……“打不死阿三”终于成了“死了的阿三”。

第二十七章 暗招取胜

阿发突然一跃而起，右手一甩，手中茶杯猛掷惠根和尚脸门。其他手下的茶杯几乎也是同时掷出，并一齐抄椅的抄椅，举凳的举凳，挥拳的挥拳，向对方扑去，含在嘴里的那口水更喷了对方一脸。这些全是阿发在事前吩咐好的：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惠根和尚这伙人正在得意，哪料到对手会来这样的突然袭击。猛回过神来仓促应战，一时就处于下风。阿发的功夫其实不及惠根和尚，但惠根要应付突然掷过来的茶杯，手一扬，头一闪，说时迟，那时快，阿发已举起坐椅当空劈过来，吓得他一声怪叫，双脚一发力，身体向后急退三尺，才总算避过。功夫再好也一时未能发挥出来……

第二十八章 落泊无路

杜月笙猛然觉得眼前一阵发黑。拼命定了定神，转身走出猛将庙。

……

“这庙是你建的吗！”杜月笙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不觉怒向胆边生。他觉得今天真是倒霉透了，想要随便宿一夜还会碰上个比自己高半个头的汉子，虽知打起来自己可能要吃亏，一股气冲上来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对着汉子怒目圆睁，“你他妈的强占庙堂做生意！拿开你的草席，我就在这里过一夜！”

“你他妈的找死！”来投宿的乞丐大概是谁也不敢不交三文钱的，这汉子一声暴喝，“我叫你吃生活！”左手一伸就要抓杜月笙的衣领，同时右手一举就要挥拳……

第二十九章 人心叵测

“他的兄长勾了他老婆，在祥安客栈幽会。苏易扬向他报信，说他老婆勾了野男人在祥安奸宿，于是他带了短刀直扑祥安，照着苏易扬的指点一脚踢开房门，果然看到一个男人正盖着被子在那里跟自己老婆巫山云雨，不觉就火遮眼，扑过去对着那男人的背就是一刀，这男人抱着刘氏一个翻身，这一刀便劈了刘氏，几乎开膛。刘氏一声惨叫，当场毙命。苏嘉善这才看清楚，这男人竟是他哥！可惜当时两人都狂了……”

第三十章 烈女为娼

小脚阿娥三几下解开了绑着手腕的绳子，再三下五落二解开被捆绑的双脚，一跳下地，顺手抄起床头柜上的烟灰缸，对着罗大个的脸门就猛掷过去。罗大个看她跳下床，还以为这只如同玩物的小羔羊是想赶快穿衣服，然后捂着脸哭着跑出去，万没料到这小女子如此暴烈，一看她突然扬手，猛一愣，急忙一闪，烟灰缸擦着他的面飞过。这一愣还未完全清醒过来，阿娥已直扑过来，右手突发，就是一招“金鹰锁喉”。罗大个比阿娥高出一个半头，身材的壮实更不知优胜多少，虽是稍稍吃惊，但也不把这小媳妇放在心上，急忙一挥手挡格，嘴上竟然笑骂：“哈哈，小姐好玩哉！”话音未落，便“呀”的一声惨叫，双手捂了下体——阿娥一见他出手，左脚往下一扎，右腿顺扑势猛然一蹬，不偏不倚，正中罗大个阴囊……

第三十一章 巾幗流氓

洪老五一听，就一把推开竹牌，霍地站起来，蹬蹬蹬下楼。果然看见一个身穿巡捕号衣的男人，满脸通红，也不知是不是喝醉了，正搂着一个姑娘乱摸。洪老五就走过去，一句话没说，就啪啪！给了这小子两巴掌，打得他晕头转向，眼都直了，嘴就这样的张着，却说不出话来。

第三十二章 雌虎战江湖

小脚阿娥如雌虎一般，猛扑上前，对着阿堂的鼻梁就是一招直冲拳。这时阿堂看打得洪老五怪叫，正在心中得意，猛看冲上来个怒目圆睁的美女，不觉一怔，右手一格，头一偏，鼻梁没被打中，脚步却已浮了。阿娥哪让他反应过来，那只小脚已对着这小子的左脚猛蹬过去，不偏不倚，正中上五寸下五寸处。要是一般女子踢这一脚，阿堂还可能挺得住，现在却是武功不俗的阿娥，那就要命了，呀的一声惨叫，胫骨虽然没断，但已痛得他眼前一阵发黑，当场蹲到地上。

史金绣一看阿娥得手，立即两步上前，啪啪！

第三十三章 栖身烟花地

圆润院里一片混乱，不是莺歌燕舞，而是莺啼燕叫。阿娥面对瘦猴堂的挑衅，也明白自

己的处境——寡不敌众，只能暗暗咬牙切齿，却是不敢动手。她不动手，瘦猴堂带来的流氓可动手了，淫着双眼，各人上前搂了一个粉头，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乱摸。那些粉头被摸得有些嘻笑有些怪叫，有些想挣脱又挣不脱，便乱喊乱嚷。看得小脚阿娥紧握双拳，气得柳眉倒竖，圆脸泛红；瘦猴堂站着，他不搂粉头，只是嬉皮笑脸的看着阿娥，心中涌起一阵阵的快意，随时准备开战……

第三十四章 千古奇闻

二十多间堂子集合起了手下的窑姐儿，一个个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吱吱喳喳的陆续来到兰芳里口。

阿娥这天有意脂粉不施，还特别穿了一套黑衫黑裙，如奔丧一般；配上她的娇俏容貌，又有点像个古时的夜行女侠，叫大家尽管大喊大嚷，大笑大叫，然后抖擞精神，领头向西大步走去。后面跟了十来个老鸨，再后面是这三百余位烟花，一个个争芳斗艳；最后又有十来个老鸨押阵。如此队伍何时出现过？简直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遭……

第三十五章 俏泼妇逼亲

这女子本就生得容貌娇俏，现在还化了个恰到好处的淡妆，头上梳了个爱司发髻，长长的柳叶眉，红红的小樱唇，两只杏眼儿神采飞扬，显得既艳丽又端庄；穿一件粉红色的丝绒旗袍，下摆的衩开到了腰上，挺拔的双乳连同两条雪白的大腿，使本已诱人的身材显得更加惹火，晃得豆腐阿六一阵目眩，愣在当地……

融在酒中的春药药性在慢慢发作。阿娥知道时候到了，悠悠站起身来，脸上百媚丛生，双手便轻轻地解开了旗袍的扣子。二十五六岁的美女，正当最娇艳又最成熟的时期，不难想象那一抹酥胸，一对隆乳裸裎出来时是何等的勾魂摄魄，看得早已双眼发直的豆腐阿六发出情不自禁的一声怪叫，双脚顺着沙发的边缘便跪了下去，双手一把抱住了眼前两条丰腴的玉腿，口半张着，仰面看这尊对他来说现在是无与伦比的女神。

第三十六章 毒雾弥漫

抢劫的是流氓匪类；为保安全，烟行只有加强护卫，所雇请的人手同样是匪类流氓。为了丰厚的利润，流氓与流氓之间就不时发生抢土与护土之战，并且愈演愈烈。而负责维持租界治安的黄金荣之流，本身就是个身在黑白两道的把头：既是流氓又当探长；至于执掌管治租界实权的工部局、公董局的洋人们，十之八九万里东来只为财，只要不危害我的统治，管你华人自己如何打杀，最要紧的是有银洋落袋。

不难想象，当年上海滩的下三流社会是如何的光怪陆离，明争暗斗，诡谲满途。

第三十七章 打劫赌档

“他双眼血红，突然一把揪住了鸿旺的老板田老大，说有钱大家捞，可不要做绝了。田老大气坏了，但挣了几下没挣脱，这时鸿旺的巡场就冲过来。高鑫宝突然从腰里拔出一把利斧，架在田老大的脖子上，喝令赌场里的人都站住，否则就要劈了田老大的脑袋。吓得众人不敢上前。高鑫宝就这样一边挟住田老大一边往门口退，同时大叫：‘扔一袋银洋过来！’……”

第三十八章 吃同行的饭

“你们听着，头别向后望，”杜月笙急速而沉声道，“现在从你们身后远处走过来的两个小瘪三，是英租界北山东路仁朴弄里面一间燕子窠里的人，那里离十六铺远啦！刚才我看见他俩

从那艘商轮走出来，身上一定有货。一会他俩要从这里拐到外洋泾桥过英租界。现在大家分开向前走，就当互相不认识，一看我靠近过去你们就上来包围，狠狠劫他一票！”

第三十九章 散财收徒

“二千个大洋算得了什么？我为黄公馆夺回的那麻袋烟土就价值巨万！看看黄探长这间巨宅、那种派头，二千个大洋还不知够他几天的开支呢！这才真正是个大亨的样子！如果死抱着钱财不放，那只是守财奴，在上海滩永远出不了头，做不了大亨！我杜月笙，要么饿死，要么就做出个市面来！”

第四十章 顾盼自雄

“我突然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个大人物，那些原来极度讨厌我的人，都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了，都认了我做他们的朋友，而且觉得那是一种光荣。因为我穿得光鲜，更主要的，拿出铜钿送人！钱财给人尊严、荣誉、权力、声望。贫穷，只会被人瞧不起！”

第四十一章 把头算命

“这你还不明白吗！”和尚对杜月笙这样没有“悟性”似乎很奇怪，“你的命造跟诸葛亮有相同之处啊！你想想，诸葛亮如果整天跟在刘备的屁股后面转，什么都听刘备的，他还有什么用呀？他要自己出来领兵打仗，那才显出他的本事，才能够建功立业，有后世的名声，而且他的名声比刘备可大得多啦！”

第四十二章 独立门户

杜月笙端坐正中，神情肃穆，左右看一眼，霎时间他感觉自己在黄金荣与陈世昌之上。

这时，作为“引见师”的马祥生正领着入帮的“空子”进门来，走在前面的正是江肇铭与马世奇。杜月笙看黑压压人头一片，心中暗暗一数，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正是自己入帮时人数的两倍，心中不觉得意……

第四十三章 巨款买命

独眼狼第一个冲出庙门，被寒风一吹，酒意醒了不少，随即又是一声大吼：“快回去救火！”向东面就跑，十二个手下在后紧随，哪料才跑了二十来步，远未来到烂泥渡路口，只见阴暗月色下，在路的前方和左右两面空地突然冒出二三十人来，一个个高举木棒，直挺棍子，向着他们直扑过来，也不打话，只管当头便劈，当胸就捅，打横就扫。独眼狼一看这势头，先是一愣，也算是在江湖上打滚过十来年的，猛然醒悟自己是中了埋伏，吓得失声怪叫：“快打出去！快打出去！”……只见刀光一闪，独眼狼的右手肘应声而断，污血直喷而出，同时一声凄厉的惨叫几乎划破了黄浦江上的夜空……

第四十四章 教仁成仁

枪声一响，整个车站即时大乱，人们怪叫着乱蹿。一个穿旧黄军服的人乘乱在地上跃起，混进慌乱的人群中，在夜幕中消失了……”

第四十五章 天网恢恢

黄金荣也疯了，鼓足劲向上一跃，双手攀住墙，也翻了上去。那人已向下一跳，却没能

站稳，倒地上了，正爬起来要逃；黄金荣一看急了，再追未必能追得上对方，况且天又黑，同时情急生智，不假思索，就整个人飞身对着那小子跳下去。这一招果然厉害，那个庞大笨重的身躯正好将对方压个正着，少说也有百多二百斤的撞力，撞得那小子“唉哟”一声怪叫……

“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志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第四十六章 奇招刺徐

“这个徐老虎防范如此森严，行事如此谨慎，那怎么办？！”王柏龄急得几乎要跺脚，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房中走来走去，右拳在空中挥了几下，“难道真要公开行刺，把自己的命也填进去？！”

“这样的行刺也未必能成功。”杜月笙淡淡说一句。

第四十七章 诡计陷敌

关帝庙在南市市郊一座小山丘脚下。日落之际，先后来了两伙人，一伙大约十五六个，一伙是十二三个，人人手执木棍，吵吵嚷嚷，耀武扬威。随后就在庙前空地排开个一字阵。当时西方天空只余一丝夕照，市郊一片宁静。申盛与席部各自从自己的排阵里走出来，彼此相距大约七八步，四目对视，怒火中烧，申盛先一拱手：“席部！今晚……”哪知下面的话还未说完，席部手中大棒已向上一举：“冲啊！”就直扑过来……

第四十八章 挡道者杀

“我们非得当场捉住一个剥猪猡的不可！”杜月笙怒气冲冲地瞪他一眼，“不这样做，那你说怎么办？”

江肇铭是个老粗，哪知还有什么办法，就呆着。

倒是马祥生开了口：“月笙哥，事不过三，是不是变个法子？”

第四十九章 自立山头

“源利在东新桥街，那一带的瘪三朋友听我的，大致做得到。但公兴记在八里桥路，荣记在山东南路，都不是我的地头。”（八里桥路即今云南南路。）

“那是谁的地头？”杜月笙盯着芮庆荣。

芮庆荣不答，定定的回望，四目对视。

第五十章 老九怒下战书

庄家一连声地说是“二”，江肇铭扯开嗓门吼是“三”，正吵闹得不可开交，猛听得在人群外响起几声大叫：“让开！让开！”一个打手模样的青年分开几个围观者，挤出一条路来。大家别过头去看，只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高高的个头，身架板直，一副马脸，脸肉横生；额窄颌阔，颧骨高隆；眉粗眼小，鼻大口方；西式分头，八字胡须；绸绸长衫，皮鞋晶亮；手持一根文明棍，迈着方步走过来，离江肇铭约三步，站定了，脸上似笑非笑，眼睛也不看那个已愣在当地的庄家，而是看着江肇铭。

江肇铭的心怦怦的跳，但他不甘示弱——确实已无路可退——也瞪着眼。

全场静极了，连一根针掉到地下似乎也听得出来。

第五十一章 单刀赴会

对杜月笙来说，现在简直是进退维谷，情势紧张极了，却又不容他多想。谁也没料到，就在几个巡场打手就要走过来，江肇铭说不定就要挥拳冲向司马豪的时候，这白相人竟在沉默了三五秒钟后突然大笑起来：“哈哈！这位台兄！我刚才说你对九爷没礼貌，真是一点没说错！你怎么能说我的小徒能够大大损九爷的面子？！一个小小白相人就能够大大地损害九爷的威名，这不是太贬低了九爷了吗！”双眼对着司马豪阴冷阴冷的一瞪，喝道，“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司马豪愣了愣：“你……”

“还有！”杜月笙又是一声暴喝……

第五十二章 “奇女子”

纪氤醒过来时大约是半夜三点，觉得头发涨，睁开眼看，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动动身体，感觉自己一丝不挂，猛吃一惊，霍地坐起来，别头一看，旁边躺着范老三，大概是被自己弄醒了，正微睁双眼，竟对着自己阴阴的笑。

……

“女人太漂亮了是个祸！识相的，立即写张休书，把老婆休了。我身为大哥，不会白要你的，这里是三百个银元的票子，拿了去，到英租界做生意吧！”

第五十三章 明争暗夺

郑子良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这么说，我郑子良诚心邀请，芒哥还是不给面子了？”

刘芒的脸色变得似乎比他更难看：“我跟人相处的原则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毁我一尺，我毁人一丈。可能还不止！”

四目对视。刚才的朋友气氛荡然无存。

第五十四章 软硬兼施

为了争夺大达码头，杜月笙不得不把香樱“献”给那个法国佬，他断定德瑞克会满意。那些洋妞，一个个皮肤粗糙，性情粗野；这个香樱，是个典型的东方美人胚子，再加性情温柔，足可以叫那个法国佬销魂。“触那！法国佬，送给你玩之前我先来玩个够！”杜月笙心里边骂边在香樱身上又抓又捏又夹又咬。

……

郑子良气冲冲穿过人群，来到“阵”前，一看对方的阵势，心里立时凉了半截。他看到大达码头大仓栈空地前站了约有六七十人，站在最前面的是杜月笙，一身黑香云衫裤，板大的腰带，十足一副江湖大哥的模样，神态不但不惊慌，而且脸露微笑。

第五十五章 离奇艳案

调情阶段已过，两人随即进入主题。那难言的快感像海潮般一浪一浪的涌来，阿金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双手乱抓，呻吟怪叫，叫了也不知是一刻钟还是半个钟，突然感觉薛铁生定住了，睁眼一看，只见这混血儿脸色青白，双眼上翻，阿金不觉也一下愣住，正想问：“你怎么啦？”未说出口，薛已啷的一声，倒了下去……

第五十六章 泼妇无敌

烂块头被指到眼花，被骂到发昏，他明白这些撒泼婆娘都不是好惹的，动粗只会惹江湖

笑话，况且现在自己是寡不敌众，更动不得手；若是动嘴皮子，嘻嘻，那就更不是这些婆娘们的对手，眼睛乱眨，心中盘算，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逃出去再计较，便大叫一声：“你们这帮泼妇！简直是十三点！”别头看看身后三个呆若木鸡般站着的瘪三朋友，“我们走！”转身就想溜。

“哪里走！”一直冷笑着没哼声的小脚阿娥一步冲过来，一把就抓住了烂块头的手臂，五指如钢爪般坚硬有力……

第五十七章 美人局

容易为女色所迷，这是男人天生的弱点。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叱咤风云，威震八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最后却竟是倒在了石榴裙下，所以古今中外的美人计屡试不爽，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也。而这个温生，本非英雄，又心怀邪念，再加酒精所起的作用……“你这个温生！我原来还以为你是个正经商家，正人君子，便把个清白女儿交付给你，让她托了终身！哪想得到你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第五十八章 流氓十姐妹

当晚，十个流氓姐妹聚会紫竹庵内，把金兰谱供奉于观音菩萨像前，焚香祷告，又是什么金兰结义，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之类，然后便齐齐跪倒磕头。小脚阿娥又突发奇想，提议十姐妹应该一同加入青帮，以更壮本团体的声势……

第五十九章 诱良为娼

该地有一个村姑，名叫如仙，十八九岁，果然生得如仙般的漂亮……洪老五鼓起如簧之舌：“你们乡下人是少了些见识呢，大上海那么好的地方，有高楼大厦，有大世界，晚上灯火通明，那些霓虹灯啊，五颜六色的，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了呢。在大上海白相，真是要多好玩就有多好玩。在这乡下，一世挨穷呢，到了夜里又是乌灯黑火的，你们想想，哪样好啊？……”

第六十章 恶有恶报

洪老五向他直扑过去，双手前伸像要叉他的脖子：“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办货，原来在这里玩……”

宇文雕比洪老五高出一个头，身体之壮更没得比，看这婆娘像发疯一样向自己扑来，一愣之下便退了半马，身一侧，右手一拨，以力借力，使发了狂的洪老五直向床上冲去，而床上正霍地坐起来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发出一声惊恐的怪叫……

第六十一章 攻其不备

路上黑得很，马车刚刚跑起，驾车的汉子与另两个押车的正庆幸自己杀出包围，猛然看到前面路中间垒了一堆大石，拦住去路，吓得大叫一声：“勒马！”叫声未落，路两边已杀出十条八条汉子来，也是手提木棍大刀，狂叫着：“打啊！”向马车冲去……

第六十二章 流氓法则

“不能向洋行进货！”叶绰山瞪着那双阴森阴森的三角眼，“我们又不是那些潮州佬，哪用得着几万几万银洋的来买烟土！我们是吃白相饭的！那些潮州佬早已赚得脑满肠肥了，”一拍八仙桌，“抢他娘的！就像在南市那样！”

第六十三章 计诱三泉

历史上所谓敢作敢为的人，不管枭雄奸雄或是英雄，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敢于拍胸脯面对困难艰险，尽管他当时对能不能成功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他敢担肩头，不放弃，够胆去做，并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做不成功的便成了狗熊。杜月笙的脾性就有这股狂劲，而且装得满有信心。他认定自己不是狗熊，他总觉得有成功的希望。

这个希望所在便是苏易扬的那个保镖。

第六十四章 劫杀

顾嘉棠被小荷子一撞，后退了半步，再猛抽刀；苏易扬已双脚一蹬，跳出车外，同时大叫“救……”“命”字未出口，手执利刃的苏三泉已从侧面一刀刺来。苏易扬原来还以为苏三泉前来解救，哪料到保镖成了刺客，躲闪不及，腰肋中了一刀，惨叫一声，发狂向前冲，迎面已扑来一人，一匕首直贯其胸，苏易扬双眼圆睁，死前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苏嘉善的面容……

第六十五章 恃势硬吃

沈杏山猛然想起张家巷血案来，心中不觉一阵兴奋：嘿嘿，管他是真是假，先审了这伙人再说，说不定能发笔横财，至少可以敲笔竹杠。

……………

行里大部分伙记全都愣着。苏良从帐房里跑出来，一看这般情景……顾嘉棠站定了，看着这伙杀气腾腾的巡捕，面无表情。

第六十六章 以退为进

杜月笙站起来，在房间里慢慢踱步。他明白事态的严重：如果失去了福嘉行，那对自己是相当要命的双重打击：一是名声受损，以前什么单刀赴会跟严老九讲开，智取南码头、大达码头等等“威名”都会因而大打折扣；二是将失去一个大财源，而没有银洋，他的什么势力都不可能发展，他的大亨梦就成白日梦……

第六十七章 剑拔弩张

“什么鱼死网破？”沈杏山愣了愣，杜月笙的神态语气令他心中生出一丝寒意。

杜月笙像没听到，只是举起左手梳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这个暗号一发出，从门外立即冲进来一个愤然作色，揎袖捋臂的年青人，从腰间一把抽出支左轮手枪，“啪！”拍在餐桌上，对着沈杏山怒目圆睁，疾言厉色：“鱼死网破就是大家一齐死！”

第六十八章 计夺聚宝楼

三个粉头正骚首弄姿的唱到要紧处，众茶客在鼓掌喝采，突然不知谁惊叫一声：“有毒蛇啊！快跑啊！”顿时全场大乱，看地下，果然不知从哪里钻出了十条八条蛇来，到处乱蹿。茶客们一个个像触了电，跳起便逃。那三个粉头顿即花容失色，同时发出凄厉的尖叫，几件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乐器也不要了，冲向梯口；有几个青年人举起椅子打蛇，也不知是真打还是假打，一轮乱砸。一时间只见桌翻椅舞，杯壶落地……

第六十九章 乘风扬帆

老牌聚宝茶楼挂出了一个新招牌，前面加上了“荣记”两字，成了“荣记聚宝茶楼”。开张之日，纷纷前来道贺。杜月笙则又一次名声鹊起：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这茶楼是他送给黄金荣的；而史少卿不知道人也是他鬼也是他，还在背后对人称赞这白相人确是仗义，请黄厅长任命自己做经理。各路人马不觉对这杜月笙又一次表示敬畏。

第七十章 喋血黑白两道

又一辆轿车疾驶而来，下桥减速转右弯，孙祥夫把手一挥，王明山已一个炸弹甩出，可惜用力过猛，掷到了车后，轰然巨响，吓得路上行人失声怪叫，抱头乱窜，周围顿即大乱。轿车后轮已爆，司机猛踩油门，企图冲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明山已甩出第二个炸弹，正中车前，又是一声巨响，只见车盖翻起，玻璃四溅，整架车猛地瘫了下来。

这不过是几十秒钟的事。

第七十一章 谋夺土行

“我杜月笙闲话一句，江湖上谁个不知！”杜月笙说得爽快，其实心里想的是，我算你一股又如何？你曾有恩于我，那就算我报答你；而你这女流之辈，还不被我捏在手心？

第七十二章 大鱼吃小鱼

一直坐着没哼声的江肇铭一听这话，霍地跳起，目视史金绣，一拍餐桌，大喝道：“触那！月笙哥能够帮你承顶，那是你的福气，还说要什么商量！”骂声未落，门外已冲进来顾嘉棠等人，一个个对着范开泰、史金绣凶神恶煞：“月笙哥不绑你们的票，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其中芮庆荣一把揪住比自己矮一个头的范回春，几乎把这小子整个人提起：“你这小子被人绑了才知死！”

第七十三章 突起内讧

范长宝与怡生仰头一饮而尽，脸更红了。范长宝用手肘一抹嘴，再一把抓住杜月笙的手臂——杜月笙只是装模作样地呷了半口，他是一点没醉——高叫道：“月笙哥，这回发了大财，各位兄弟该分个多少？！”

杜月笙当场一愕。

顾嘉棠就在旁边，突然冲过来。他的脸不是红，而是青。他觉得怡生与范长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给月笙哥为难，他要来难围，冲过来一手搭上范长宝肩头上……

第七十四章 几乎见阎王

杜月笙突然看见前面街角狂奔出一匹马，直朝自己冲来，马上一个蒙面人，身穿短褂，头戴毡帽，右手一扬，一支短枪直指自己，吓得大叫一声：“不好！”猛地一缩，躲到身材高大的苏三泉身后。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枪声已经响了，“啪啪”！

第七十五章 姑苏奇案

防范如此严密，可谓万无一失。要偷窃这些珍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样被人偷了……

“死的时间大约是三更时分。突然听到她大叫‘痛死我啦！’我就跑去看，见到她双手

捂着肚子，满地乱滚，满头大汗……”

第七十六章 智擒盗贼

黄炳泉这捕头不是白当的。他一直盯着这妇人的眼睛，看她神情一愣，已有所戒备，看她一出手，自己顺势就把身一侧，同时飞起一脚，妇人后脚刚出门口，已后背中招，一声惨叫，来了个狗吃屎。

第七十七章 饮恨江湖

“黄家本来就穷，黄炳泉一死，那就更穷了。你看刚才黄老板一听万复说到他的父亲，顿时黯然神伤，那是想起往事来了。”

……………

“我看此人，不会假，是万山的儿子，否则谁会说这个要吃卫生丸的话？”杜月笙神色庄重，“不过我觉得他背后还有人——有人指使他行刺黄老板！”

第七十八章 浦江冤魂

万复仇猛一回头，还未看清江面上到底有什么，江肇铭已扑了过来，右手的匕首直刺进他的腰肋，再左手一拨，随着“呀！”的一声惨叫，接着就是“咚”——万复仇掉水里了。

惨叫声划破了宁静的江面……

第七十九章 太岁头上动土

江肇铭一股怒气涌上来，把信纸往桌上猛力一拍：“月笙哥，三合会竟要向我们收保费？！”

“说得不错。”杜月笙似乎一点不紧张。

“那你说什么觉得很好玩？”江肇铭一脚踏到了椅子上，语气极冲，“这是三合会要跟我们开战啊！”

第八十章 兵不厌诈

“你说的，了断，用霹雳手段来跟这帮人了断！”程闻做了个劈的手势，“黄老板吩咐，要做得干净利落！要让各路人马知道，不管是不是地头蛇，都休想打荣生公司的主意；谁敢打主意，格杀勿论！”

第八十一章 冷血江湖

袁珊宝一举手，三人跃起，先扑向大树，躲了一会，再一齐扑出，向一楼尾房冲去。伏在那个窗户下一会，听到房里传出鼻鼾声和轻微的呻吟声，三人互相打个眼色，同时站起，“哇啦！”手中枪柄一下便砸烂了窗户的玻璃，三条枪同时向躺在两张床上的两个人射击。

一时间枪声大作。

第八十二章 欲霸烟业

“看现在，华界说要禁烟，英租界也说要禁烟，”张铁嘴敲着八仙桌，“如果法租界不禁，那英租界的大小土行不都得搬到法租界来？法租界是谁的地盘啊？是你和黄探长的地盘！如果你垄断了所有土行的烟土押运权，那将是一笔多大的生意？连飞黄腾达也不足以形容呢！”